

成都工學院圖書館
基本館藏

40958

三年集

汝龍譯



· 集 年 三

著夫訶契 · 東安

譯 龍 汝

新譯文叢刊
契訶夫小說選集

3

三年集

Three Years, etc.

The Tales of Chekhov 13 vols.

Tr. by Constance Garnett

著者 A. CHEKHOV

譯者 汝 龍

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

上海延安中路1167弄5號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

定價 八千二百元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〔文學·藝術〕 定價頁234 1950年6月初版

1953年12月五版 8001—14000冊

大新印刷廠印 德慎裝訂所訂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


A. G. S.

目次

寶貝兒	三
怪誰	二三
噓	三一
三年	三七
附錄：評寶貝兒（托爾斯泰）	一八三

三
年
集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寶貝兒

奧蓮卡，●退休的一位第八等文官普萊米亞尼雅科夫的女兒，坐在她的房間背後的門廊上，想心事。天氣挺熱，蒼蠅老是不走，跟人搗亂；想到不久就要天黑了，這纔叫人心裏痛快一點。烏黑的雨雲從東方推上來，時不時的把潮濕的氣味帶到空氣裏來。

庫金是一個名叫吉佛里的露天劇院的經理，住在這所房子裏。現在，他站在花園中央，仰望天空。

『又要下雨啦！』他絕望的說。『又要下雨啦！好像故意跟我鬧彆扭似的，天天下雨。我恨不得去上吊纔好！真是害人！天天要賠一大筆錢嘛！』

他揚起手來，朝奧蓮卡說：

『哪奧爾格，塞繆諾芙娜，我們過的就是這種日子。想起來真能叫人哭一場。一個人好好工作，盡心竭力的工作，幹得筋疲力盡，晚上也睡不着覺，絞盡了腦汁往好裏幹。可是結果怎麼樣？先不先，觀眾就是些糊塗蟲，蠻子。我爲他們排好歌劇，精緻的假面戲，請第一流的音樂廳的樂師。你當是他們真要聽這種戲嗎？他們是一竅也不通。他們只要看小丑；他們所需要的是庸俗。其次，再看看這天氣，差不多天天晚上都要下雨。從五月十號開的頭，下了整整一個五月和一個六月。簡直氣死人！看戲的是一個也不來了，可是租錢我照舊得付，樂師的工錢我也照舊得給纔成。』

第二天傍晚，陰雲又四合了，庫金狂笑着說：

『好吧，要下雨就下吧！下得滿花園是水，把我活活淹死纔好！叫我這輩子倒了楣，入了陰曹地府也還是倒楣吧！讓那些樂師把我扯到法院去就是！把我下牢獄——發配到西伯利亞——送上斷頭台就是！哈哈！』

第三天還是那一套。

奧蓮卡默默的、莊重的聽庫金說話，有時眼淚湧上她的眼眶。臨了，他的苦惱感動她；她漸

漸愛上他了。他是個又矮又瘦的男子，臉子黃黃的，頭髮往前梳，連腦門子上都是頭髮。他的嗓音是尖細的中音；他一講話，嘴巴就往一邊撇，他臉上老是有有一種灰心的樣子；可是他還是在她心裏挑起一種深刻而純真的好感。她老得愛一個人纔行，不愛人就活不下去。早年，她愛她爸爸——現在他坐在一個黑房間裏，呼吸困難；她還愛過她的姑媽，她姑媽年年從卜梁司克（Bryansk）來；在這以前，她上學的時候，愛過她的法文教師。她是溫柔的、軟心腸的、多情的女郎，生着溫順柔和的眼睛和很結實的身子。誰要是看見她那胖都都的紅臉蛋兒，生着一顆小悲的、又白淨又柔軟的脖子，每逢聽到甚麼愉快的事情她臉上就綻開的、真誠而善意的笑容，男人便想：『對了，這孩子真不錯，』也就微微的笑；女客呢，在談話中間往往情不自禁的拉住她的手，滿心愛悅的叫道：『你這寶貝兒啊！』

這所房子，她從生出來那天起一直住在裏面，而且在她父親的遺囑裏已經寫好，將來歸她所有——這房子座落在這小城的城邊，離吉佛里不遠。在傍晚和夜裏，她聽得見樂隊奏樂，鞭炮的噼啪聲；依她聽來，那好像是庫金在跟他的命運鬭爭，轟破他的大仇人——淡漠的觀眾——的堡壘；她的心裏就蕩漾着甜蜜的顫抖，她沒有一點睡意了；等到天亮時候他回到家，她就輕輕的敲她寢室的窗子，隔着窗簾他只看見她的臉和一個肩膀，她給他一個好意的微

笑……

他向她求婚，他們結了婚。他挨近她，看清了她那胖胖的、好看的肩膀，就揚起手來說：

「你這寶貝兒啊！」

他快活，可是結婚那天晝夜下雨，他的臉仍舊保持着灰心的表情。

他們在一塊兒過得很好。她常坐在他的辦公室裏，照料吉佛里劇院的事情，算賬啦，付工錢啦。她那鮮紅的臉蛋兒，她那可愛的、天真的、暢快的笑容，時而在辦公室的窗子裏，時而在酒吧間裏，時而在後台出現。她常對她的朋友說，戲劇纔算得上人生的主要的、頂重要的東西，只有粘了戲劇纔可以得到真正的享樂，變得文明而博愛。

「可是你當是觀眾懂得這層道理嗎？」她又說。『她們所需要的只不過是小丑罷了。昨天我們演浮士德的精神來着，差不多全場的位子都空着；不過要是萬尼其卡和我換演一種俗戲，我敢保證整個戲院子都會擠滿。明天萬尼其卡和我上演奧爾菲歐司。』在地獄請來看。」
庫金批評戲院和演員的話，她統統學說一遍。跟他一樣，她也看不起觀眾，因為他們沒知

識，不懂藝術；她也參加彩排，她糾正演員的動作，她監督樂師的行爲；遇到本城報紙上發表惡意的劇評，她就流淚，然後跑到報館編輯那兒去疏通。

演員們喜歡她，管她叫做「萬尼其卡和我」，「寶貝兒」；她憐惜他們，借給他們少數的錢；要是他們欺侮她，她就偷偷流幾滴眼淚，可是不告到她丈夫那兒去。

冬天，他們也過得很好。寒個一冬，他們租下城裏戲院，只空出幾段短短的時期讓給小俄羅斯的戲班子啦，魔術家啦，本地的劇團啦。她上演奧蓮卡長胖了，老是滿面春風，庫金呢，卻黃下去，瘦下去，不斷的抱怨損失重大，其實一冬的生意不錯。他晚上常咳嗽，她就給他滾熱的覆盆子茶喝，或菩提花汁喝，還用古龍香水擦他的身，拿她那溫暖的披巾包好他。

「你真是一個招人疼的小乖乖！」她十分誠懇的說，摸他的頭髮。「你真是一個好心肝！」

到四旬齋，他上莫斯科去請新戲班子；他一走，她就睡不着覺，通宵坐在房間裏的窗蔭，瞧着星星；她拿自己比做母雞，說是公雞不在窠裏，母雞總是通宵醒着。庫金在莫斯科耽擱下

● 德國的一個城市名，以產香水著名。——中譯者。

● 在復活節前的四十日，紀念耶穌在荒野絕食。——中譯者。

來，寫信回來說到復活節纔能回來，此外，關於吉佛里，他還交代了幾件事。可是到復活節的前一個禮拜天，夜色很濃了，門上忽然有了不吉利的敲門聲；不知道是誰在用勁捶門，就跟捶一個鐵桶似的——嘖嘖睡意朦朧的廚娘光着腳嘖嘖的躲過泥水塘，跑去開門。

「請開門」有人在外面用挺重的低音說。「有一封你們家的電報。」

奧達卡以前接到過她丈夫的電報，可是這回不知爲了甚麼緣故，她害怕得發顫。她用顫抖的手拆開電報，看見：

「伊凡·彼德羅維奇昨忽暴亡。星期二究應如河殯葬，請吉示下。」

電報上真是那麼寫的——如「河」殯葬，還有那個完全講不通的字眼「吉」。電報上是戲班子的舞台監督署的下款。

「我的寶貝兒」奧達卡痛哭起來。「萬尼其卡呀，我的乖乖，我的寶貝兒，當初我爲甚麼要遇見你，爲甚麼要認識你，愛上你，沒有你，你的可憐的、心碎的奧達卡就孤孤單單囉！」庫金的葬禮是星期二在莫斯科舉行的；星期三，奧達卡回家，她走進門，就往床上一躺，放

聲痛哭，弄得隔壁街上，全聽得見。

『可憐的寶貝兒啊！』鄰人說，在自己的胸前畫十字。『奧爾格·塞繆諾芙娜，可憐的寶貝兒，她怎麼受得了啊！』

三個月以後，奧蓮卡做完彌撒走回家去，神情憂鬱，深深的哀傷。湊巧有一個她的鄰居，華西里·安德萊伊奇·普斯托伐洛夫，從教堂出來回家，陪她一路走。他是木商巴巴卡葉夫廠的經理。他戴一頂草帽，穿一件白坎肩，坎肩上鑲金鏈鍊，看上去與其說他是個商人，還不如說他是個鄉紳。

『一切都是天命注定的，奧爾格·塞繆諾芙娜，』他嚴肅的說，聲音裏含着同情的調子，『要是我們的親人死了，那一定是出於上帝的旨意，所以我們應當咬一咬牙，逆來順受纔對。』

他送奧蓮卡到門口，對她說，再會，就走了。這以後，那一整天，她的耳朵裏老是響着他那沉靜莊嚴的聲音。她一閉眼就看見他把黑鬍子。她很喜歡他。她明明也給他留下了挺好的印象，因為不久以後有一位只見過幾面的老太太來跟她喝咖啡，剛剛坐定就談起普斯托伐洛夫，說他是一個完全靠得住的正人君子，隨便哪個女孩都肯下嫁。三天以後，普斯托伐洛夫

親自上門。他沒坐多久，只不過十分鐘光景；他也沒說多少話，可是等到他起身告辭，奧蓮卡已經愛上他了——而且覺得那麼深，通宵已沒睡著，心裏熱得很；到第二天早晨，她派人去請那位老太太來。婚事很快就講定，隨後來了婚禮。

普斯托伐洛夫和奧蓮卡婚後過得很好。

通常，他在辦公室坐到午飯時候纔走，然後就出去接洽生意，奧蓮卡呢，替他坐在辦公室裏算賬，接生意，到黃昏時候纔走。

「木材一年年的貴起來；價錢漲了兩成啦，」她對她的顧客和朋友說。「您想啊，往常我們總是賣本地的木材，現在呢，華西其卡，只好去奧吉列夫區去批木料了。那運費啊！」她接着說，恐怖的拿手蒙住臉。「那運費啊！」

她覺得自己彷彿在木業裏混了好幾十年。人生中頂要緊和必要的事情就是木材；一聽到甚麼「大樑」啦，「柱子」啦，「木桿」啦，「小木料」啦，「窄板」啦，「條板」啦，「地板」啦，等等的，那些字音，在她聽來，總含着點親切動人的意味。

晚上睡覺以後，她夢見木板堆積如山，長出的大車載着木料從遠處走來。她夢見直徑四寸半高三十六尺的大樑豎立起來，排成一長排，走在木料場上；又夢見木塊啦，木板啦，橫樑啦，

彼此相碰發出乾木頭的清脆響聲，一忽兒倒下去，一忽兒又站起來，彼此擠在一塊兒。奧蓮卡在睡夢中叫起來，普斯托伐洛夫對她溫柔的說：「奧蓮卡，怎麼啦，寶貝兒？在胸上畫十字吧。」

她丈夫的思想也就是她的思想。要是他覺得房間太熱，或生意太淡，她就也那麼想。她丈夫不喜歡玩樂，遇到假期待在家裏，她也照那樣做。

「你們老是待在家裏或辦公室裏，」她的朋友對她說。「你們應當去看看戲纔對，太太，要不然就去看一看馬戲也是好的。」

「華西其卡和我沒功夫上戲院子去，」她沉靜的答話。「我們沒功夫胡鬧。看戲有甚麼好處？」

每逢禮拜六，普斯托伐洛夫和她總是去參加晚禮拜；遇到節期就做早彌撒；他們從教堂出來，走回家時，總是並排走着，臉容溫和。他倆周身都有一種好聞的香氣，她的綢衫子發出悅耳的沙沙聲。在家裏，他們喝茶，喫上好的麪包和各種菓醬，然後他們喫餡餅。每天到十二點鐘，他們院子裏總有一股甜菜根湯啦，牛肉啦，鴨子啦等等的噴香的氣味，遇到齋日就有魚的氣味，誰走過他們家的大門口都會覺得肚子餓。在辦公室裏，茶炊老是滾沸，顧客都可以喝到茶，喫到餅乾。兩夫婦每個禮拜去洗一回澡，並肩走回家來，滿面紅光。

「對了，我們沒甚麼可抱怨的，謝謝上帝。」奧蓮卡常常對她的熟人說。「我希望人人都像華西其卡和我這樣舒舒服服纔好。」

每逢普斯托伐洛夫到莫吉列夫區去採辦木料，她十分想念他，輪在那兒醒着，哭。一個在軍隊裏當差的年青的獸醫，姓司穆爾寧的，傍晚常來串門兒。他們原是租住着他的房子。他來跟她談天，打牌，這樣一來，就使得她在丈夫出門的時期裏不覺得氣悶了。她特別愛聽他所講的他家的生活。他結了婚，有一個小兒子，可是他跟妻子分居另過，因為她曾經對他不忠實，現在他還恨她，每月匯四十個盧布去做兒子的生活費。聽到這些話，奧蓮卡就嘆口氣，搖搖頭。她替他難過。

「那麼，求上帝保佑您，」在分手時候，她對他說，同時舉着蠟燭送他下樓。「謝謝您來給我解悶兒，求聖母給您健康。」

她學丈夫的樣，老是表現沉靜和莊嚴，表現那種入情入理的樣子。等到獸醫走出樓下的門，她就對他說：

「您想想看，烏拉吉米爾·普拉托尼奇，您還不如跟您太太和好吧。您應當看您的少爺的份上原諒她。您放心就是，那小傢伙心裏一定明白的。」